



谁害怕亚当·斯密？

How the market
got its soul !

Who's Afraid of Adam Smith?

[美] 彼得·J·多尔蒂 著 葛扬 林乐芬 译 顾飞荣 校

南京大学出版社

Peter J.Dougherty

谁害怕亚当·斯密？

How the market got its soul !

[美] 彼得·J·多尔蒂 著 葛扬 林乐芬 译 顾飞荣 校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害怕亚当·斯密?: 市场经济如何兼顾道德 / (美)
多尔蒂著; 葛扬, 林乐芬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3

ISBN 978-7-305-05251-4

I. 谁… II. ①多…②葛…③林… III. 亚当·斯密
(1723~1790)—经济思想—研究 IV. F09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7096 号

Who's afraid of Adam Smith?: how the market got its soul!

Copyright © 2002 by Peter J. Doughert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NJUP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John Wiley & Son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0-2008-011

出 版 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谁害怕亚当·斯密?: 市场经济如何兼顾道德

著 者 (美) 多尔蒂

译 者 葛 扬 林乐芬

责任编辑 梅 洁 编辑热线 025-83592193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盐城市华光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9.5 字数 221 千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5251-4

定 价 23.8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nupress1@public1.ptt.js.cn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献给彼得·伯恩斯坦

无论把人看成多么自私，在人的本性中明显地存在某些根本原则。它们让一个人对别人的命运产生兴趣，将别人的快乐当成是自己的必需，虽然他并不能从中获得什么，只不过是看见它就感到满足。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

我们必须鼓励资本主义，因为这是世间所有贫困人们的希望，也是我们所有人天性中的东西；但是，我们的资本主义不应是享乐主义的，更不应是缺乏道德情操的。有两种资本主义——十分自足的乡村贵族俱乐部性质的资本主义和嫌弃自我的农民式的资本主义——都是缺乏道德的。这两种资本主义会导致经济垄断、人际关系疏远和重大变革。我们需要的资本主义应当能够孕育出由良民组成的社会，从洛杉矶中南部到中西部的爱荷华州都是如此。

——迪尔德丽·N·麦克洛斯基

社会主义并不是市场经济唯一的敌人。另一个敌人因其近年来在全球的胜利而更有威力，这个敌人就是市场经济本身。当任何重要的东西都可以买卖的时候，当承诺因为对我们不再有利而可以轻易违背的时候，当购物变成了一种拯救而广告变成了祷文的时候，当我们用自己的收支来衡量自身价值的时候，市场经济就已经开始毁灭它自己长期依存的各种美德了。

——乔纳森·萨克斯

序 言

体谅那些沉闷的经济学家

道德和形而上学、政治和政治经济学,充分发挥环境、能源、通货等缓冲机制的作用;这些都可以从我们的理论知识中获得,简言之,就是包括一切科学和人文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就是现代哲学家。

——托马斯·洛夫·皮科克

没有一个英国人,在其内心深处,曾为政治经济学家的死亡而伤心过。

——瓦尔特·巴奇霍特

1985年1月,在我担任经济学书籍编辑期间,有幸参加了在达拉斯(Dallas)举行的“美国经济学协会新年年会”。一年前,全国共和党会议也是在达拉斯的会议中心举行的。达拉斯会议的组织者一定是西方世界最坏的、最愚蠢的人,因为这个人把5000名沉闷的经济学家的座位安排在会场的一侧,而另一侧则是全国拉拉队协会。

近 20 年来,我放弃假日休息,拖着疲惫的身躯参加了美国经济协会大小会议无数次,却从没有像这次这样如此享受经济学家的聚会。无聊的会议、问候以及与老资格、穿着灰色西服的清一色的男性经济学家们讨论书本上的东西,所有的这些常常令我非常厌倦。所以哪怕只是片刻时间,我也会漫步到会场的隔离墙那边,离开那个沉闷的空间,去品味那充满欢呼、激情、蹦蹦跳跳和迷人笑容的拉拉队的世界,而不愿再看到一件灰色西服。

在我和经济学家们一起并肩努力著书立说的日子里，如果我们协会中有哪个群体值得拍一张露齿微笑甚至挥手致意的照片留念的话，我想一定就是这些沉闷的经济学博士们自己了。无论我们将会遇到什么情况，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真正的胜利属于经济学家们以及他们的学生和委托人，特别是他们的思想。即使在经济衰退时期，人们总

是倾向于相信经济学家们近期比较成功的“剧本”——认为资本主义会走向复苏，因为一个充满竞争的经济体制还没有形成。在这里，达尔文的理论暂时地黯然引退，因为我们仍生活在亚当·斯密所阐述的时代，奠定近代经济理论体系基础的正是他的两部作品：《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

市场调控下的世界

经济学家们称之为第二次大规模的全球化——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公司重组、全球贸易自由化、技术革新浪潮的高涨、全球劳动分工的普及、金融革命、公共服务业的私有化、战略管理的兴起、妇女经济地位的改变以及跨国多元文化的萌芽——基本上都与现代经济的原则是一致的。^[1]

再加上工业革命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二战后西方经济大国的相对稳定等成就，即使身为禁欲主义者、住在修道院的隐居者甚或是黑板经济学家也都有理由为亚当·斯密留下的遗产感到自豪。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斯密的某些理论会有所修正或更新，但现今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在他所阐述的规则下运行着。转述一名卓越的经济学家的话，现实经济运行得越来越像斯密提出的模式了。^[2]

经济学家们最近取得的成就似乎更有力地证明了那位善于辞令的经济学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预言：“实用主义者……往往是一些无用的经济学家的奴隶”^[3]。管他有用没用，经济学家们一直主宰着人们的生活，而且，近来更像是主宰着整个时代。人们几乎没有理由希望他们的影响变小，更没有理由希望他们的影

响结束。如果经济形势变坏,人们还会更加需要经济学家,更加需要经济学家的指点。如此一来,经济学家对人们的影响只会更大。经济学家并不完全沉闷烦人,人们在郁闷时还是有求于他们的。

“经普”读物

本书是我作为经常参加经济学家会议的旁观者所写的报告——是站在经济学家一边的一家之言。穿着灰色西服的经济学家们貌似沉闷,但在会议讨论中常常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其中很多理论,既影响过去,也将继续影响社会上讲究实际的人们,甚至那些天生浪漫快乐的拉拉队员们也不例外。

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对于传统民主资本主义的意义,犹如操作系统对于电脑的重要性。资本主义成功的可能性就像我们运用电脑进行计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怎样利用它们,但这些可能性对其他相关体系的运行只相当于一些指令。

在随后的章节中,我试图让大家明白:直到今天,我们社会的运行不仅直接受益于亚当·斯密富有指导意义的经济理论,同时——请允许我多说一些——还得益于亚当·斯密关于市民、社会及文化等方面的理论,这些卓越的理论曾被亚当·斯密形象地概括为“道德情操”。而这方面的理论正是以往我们了解得过于肤浅、疏于重视的部分。幸亏当代的一些经济学家使这些思想重新复活,并相应地随着时代变化作了略微的改变,我们才认识到其重要意义——亚当·斯密这些关于道德层面的描述,为市场经济赋予了良心。而正是市场经济的良心,将在未来 10 多年中,在难以预料的而又令人兴奋的道路中逐渐显现。

它是如何在历史的浪潮中涌现，又是如何从思想舞台的中心逐渐淡出，以及在当前的情况下如何重新回到舞台接受挑战，将是本书所阐述的主题。

诚挚的感谢

我很钦佩英国式友人们致谢的做法，仅将致谢辞限于少数的几个贡献重大的人。如果我有机会写下一本书的话，我将非常乐意遵守这个传统。但是现在我还是得向很多帮助过我的人——致以诚挚的感谢。

一般而言，作者往往喜欢把自己的初次作品献给他们的家人。而我在这里破例要首先将此献给彼得·伯恩斯坦(Peter Bernstein)。我始终记得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我担任自由出版社(The Free Press)编辑时，有一天我打电话给彼得——一位华尔街著名的经济学家，询问他近期的写作计划。从那时候开始，我和他合作了三部经典且畅销的作品。

几年前，就是在我去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作演讲之后，那时的我正开始从事社会科学方面的出版工作——我称之为“理想的重组与教化：资本主义运作”(Recombinant Ideas and Enlightenment Ideals: Making Capitalism Work)，我将演讲的内容拷贝了一份给彼得，他非常欣赏并将其作为时事通讯——《经济与资产组合战略》(*Economics and Portfolio Strategy*)中的特别报道。而且他还计划把这篇演讲收录到文稿中，即是此书。彼得还催促我去和他的编辑迈尔斯·汤普森(Myles Thompson)及出版商约翰·威利父子出版公司

(John Wiley & Sons, Inc.) 讨论如何将这篇演讲稿扩写成书稿的建议, 我后来这样做了。

当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 彼得不断敦促我将这些章节的内容从原稿中衍生出来。他深厚的经济学历史功底和广博的宏观经济学理论知识使得他对于文字有一种特殊的洞察力——并且不吝修改——总是如慈父般提出许多细致的建议。他使我学会了如何从一名编辑成为一名合格的作者。彼得永远是我亲爱的朋友, 我对他永远感激不尽。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 我有幸结识了一位同仁和朋友, 他对本书的写作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我还在自由出版社工作时, 有幸和著名的作家及历史学家杰里·马勒(Jerry Z. Muller)共事。当时正和他合作编撰他在 1993 年出版的书:《亚当·斯密: 在他那个时代和在我们这个时代: 对正统社会的构想》(*Adam Smith in His Time and Ours: Decent Society*)。与杰里·马勒合作这本书的经历使我开阔了眼界和丰富了想象力, 对伟大的哲学家亚当·斯密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与杰里共事的经历使我开始推崇斯密的思维方式, 即斯密给“社会”做出了革命性的定义, 并且利用激励结构对这一定义进行了改进, 而这个激励结构恰恰是人文视角所必需的。受到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 我在出版时开始重视哲学家们高深的思想, 并在书中明确了这样的立场。杰里还没有看过这本书的手稿, 希望出版后他能看到此书, 他将会发现本书充分体现了他的思维方式, 我为此向他表示深深的谢意。

我曾非常荣幸地与罗伯特·默顿(Robert K. Merton)合作了将近二十年(当年我刚刚开始从事社会科学方面的编辑工作, 他是我的顾问), 我非常感谢他对本书所做的直接的和间接的贡献。当我把上文提到的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做的那场演讲的内容拷贝给他的时候, 他帮

我转寄给了乔纳森·英伯(Jonathan Imber)，我非常感谢后者将这篇文章发表在1997年秋季那期《美国社会学家》(*The American Sociologist*)。罗伯特·默顿非凡的才智和斯密的经济理论——我们尝试以其来塑造我们的人生——共同支配了我的思维方式以及我的出版物，也就是这本书。自从1979年夏天我们在广场酒店的橡树屋初次相遇以来，我与这位非常出色的人一直共事到现在。

还有好多朋友、作者及助手曾阅读过这本书的底稿，非常感谢他们的真知灼见。如理查德·斯威德伯格(Richard Swedberg)、施罗默·迈特尔(Shlomo Maital)、詹姆斯·米汉(James Meehan)、迈克尔·伊利亚(Michael Elia)、罗米希·维提林根(Romesh Vaitilingam)，尤其是丹尼尔·奇洛特(Daniel Chirot)——他曾经阅读过两遍底稿，并给我寄来了许多极具价值的资料。我希望他们对于修改后的文章感到满意。施罗默还友善地邀请我以本书的第一章作为演讲内容去参加由他和休·施瓦茨(Hugh Schwartz)组织的“行为经济学促进会”——2001年6月在华盛顿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华盛顿特区分校举行的会议。

我亲爱的家人，伊丽莎白·霍克(Elizabeth Hock)和科尔曼·多尔蒂(Colman Dougherty)，他们比天使更为可爱，他们以善良和耐心忍受了我杂乱的办公室，以及到处乱扔着文件、书本、文章和磁盘的小房间；容忍我在写这本书时紧张烦乱的情绪。感谢丽兹(Liz, Elizabeth的昵称。——译者注)在编辑最后一稿时倾注了大量的心力。感谢科尔(Cole, Colman的昵称。——译者注)作为我的助手，总是经常及时提醒我切勿遗漏了一些章节或放在脑海里不易查找到的资料。我的母亲，尽管没有给我很多思想上的启迪，但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培育了三个儿子，她的这些品质即使在亚当·斯密看来，也是难能可贵

的。同样的品质在我已故的父亲——约瑟夫·多尔蒂(Joseph A. Dougherty)身上已经并将继续得到体现,在我的记忆中,他无论是作为军人、酒店老板还是持家有方的男主人,他的形象总是能够激励我更加努力地追求理想。

在此我还要感谢约翰·威利父子出版公司的珍妮·格拉瑟(Jeanne Glasser)、琼·奥尼尔(Joan O'Neil)、杰夫·布朗(Jeff Brown),在本书完稿中他们所显现出来的是只有专业出版人才才具有的非同一般的耐性。我希望本书能够不辜负他们的期望。同时我也要感谢本书最初的编辑,我亲爱的朋友——迈尔斯·汤普森。感谢负责本书封面设计的格雷迪·克莱恩(Grady Klein),他设计的封面巧妙地抓住了本书的核心思想。感谢出版发行公司的各位工作人员,是他们的耐心使这部书稿终于得以出版。

最后,我想要感谢在我担任编辑二十年来所接触的那些作者们,是他们的书籍使我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我接触的这些作家和顾问中大多数都是经济学家,因此本书主要是尝试着对他们的个人观点或主流观点适当地加以评判。但这并不意味着本书就是一本经济学著作或者经济史理论,也不是经济学理论研究,更不是实证经济学。就如上文所说,这仅仅是作为一名经常接触经济学思想和社会科学理论的观察者所作的“个人研究报告”,希望向读者们传达关于经济学如何有效改良文化的方法。当然,文责自负。

彼得·J·多尔蒂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

目 录

1	学者	1
2	使用说明	27
3	警告	39
4	小小的团队	49
5	醍醐灌顶	63
6	灵魂的幸存者	85
7	屠龙者	111
8	死而复生的孩子	143
9	厨房调味师	163
10	论蛋者	193
11	城郊旅行用品商	217
	尾声：随波逐流	241
	注释	249
	参考文献	271
	译后记	277

学 者

如今的经济学家所拥有的知识或许比中世纪的天文学家更为丰富，但是他们又囿于一种超越一切的思想：即绝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对于自己的私利都有一个理性的计算器——用经济学的行话来说，他们总能够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在一个充分的假定条件下，他们每次都会做出逻辑上正确的决定。

——艾伦·埃伦霍特

制度制定者似乎认为他可以安排一个庞大的社会体系中的不同成员，就如同用手安排一个棋盘上不同的棋子一样自如；他没有考虑到棋盘上的棋子除了手施加在其上的外力之外没有其他的移动法则；但是在人类社会的大棋盘上，每一个棋子都有一个他们自身的移动法则，这种法则不同于立法机关对其施加的法则。

——亚当·斯密

我成年以后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用于从事经济学著作的编辑工作。我不是一名经济学家，也没有在电视上扮演过这一角色，但我知道这个行业中的秘密。实际上，其中的一个较大的秘密还帮助我形成了自己的思考方式，这些思考是有关各种观念的，而这些观念是为了实现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这个有益目标服务的方式——我在几年前可能不会预见到这些方式。这一秘密存在于哲学家亚当·斯密隐藏的身份中，我在作为一名经济学编辑的学习过程中很幸运地发现了他的这一身份。

循环游戏

就像很多和我同样是在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孩子一样，我是家里第一代去念大学的。大学意味着很多东西——贫穷、连鬓须、半熟的意大利式面条——除此之外，还有第一次对经济学的接触。1968—1969学年，度过了学习经济学原理的艰难而沉闷的两个学期，我熬过来了。除了那些差不多的曲线、GNP、价格紧缩、乘数效应，其他的诸如世界